

金華黃先生文集

九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續葉十四

序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錢氏科名錄序

潛觀宋中興登科記未嘗不為之掩卷太息也嗟夫彼為舉子業者營營汲汲積其晝夜之勤至於獲自進於有司而升於天子之廷固千萬人所共嘆羨其光榮而以為不可企及者也今去之遠者不二百年數其氏名而泯沒無聞者已什七八幸而以材能致通顯有績用可考見傳子若孫鮮不失其業者若夫大賢君子所以垂世而不朽又非必恃科目以為存也是不亦可深長思乎通川錢氏四世九十年間第進士者二人特奏名一人貢禮部者十有四人待補太學生者十有二人迨

黃先生文集卷一七

泯滅無聞者衆而錢氏之世彌久益振也意其積累以致此必有出乎科目之外者矣豈非古所謂君子之澤哉子原之伯祖籍田令與潛之曾大戶部府君俱淳祐庚戌進士故子原以錢氏科名錄示潛使為之序而潛願謂科目有不足獨恃者其有望也夫其亦以自警也夫

徐氏詠史詩後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古昔盛時之為詩薦於郊廟則有以見其盛德陳於朝廷則有以知其政之衰興施於邦國鄉人則出於上而被於下者又有以為教及其衰也先王之政教號令雖不行而流風遺俗有未盡泯是以風雅之變往往陳古以刺今至於王澤竭盡而無餘其詩始不足以使人創艾而興起故曰詩亡聖人不得已因魯史作春秋褒

善貶惡以示勸戒是則詩已亡而其可使人創艾興起者賴春秋而猶存也後之君子有作其文則史其義則於春秋無取焉仁人志士覽其事而有槩於心莫不為之發憤齎鬱嗟歎而詠歌之然或因一人或因一事以為言若王仲宣曹子建之於三良張景陽之於二疎謝宣遠之於張子房虞子陽之於霍將軍是已惟左太冲所賦頗及戰國秦漢事未有窮搜極討上下古今備究其得失而無遺者唐之詩人間有興懷陳迹章豨句續至於累百而止顧其言多卑近徒以資兒童之口耳於名教何預乎蘭谿徐公夙有聞家庭所傳儒先道術性命之說而尤精於史學凡司馬氏資治通鑑所紀君臣事實可以寓褒貶而存勸戒者人為一詩摠若干首大義炳然一本乎聖經之旨誠有功於名教者也春秋作於詩之既亡而詩之能使人創艾興起者乃復見於春秋絕筆千百年之後豈非先民性情之正有不亡者存詩與春秋固可迭相為用乎公歿已久仲子律始出其詩求許先生謙張君樞為序以傳不鄙謂潛蓋為後序潛竊觀先師朱子感興之作挈提前史之要領為言至約而有關於名教甚大朱子嘗謂學不可徒博亦不可徑約今之學者不由公之博何以入朱子之約乎是用志諸末簡以論于同志其亦以為然否公諱鑿字秉國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見於前序者此不具

六藝類要後序

先王之教內施於國子外被於萬民其於世有三德三行六德六行之別而均教以六藝為法至詳且密其事至煩且勞而人生其時無弗學焉後世經殘教弛專門之士有不能知其名

物而通其意者矣况夫貴游子弟與凡民哉幸其遺法散見于經傳而雜出于他書後生小子難以殊時異制不得身習其事猶可誦其言而粗窺其彷彿先儒朱子懼寢遠且益墜爰纂輯而彙次之以詔于方來其凡目存於小學之書而其宏綱大義微文小節悉著於儀禮經傳通解朱子自序禮之通行者及鄉射六射已畧見諸篇樂經亡逸遺聲久絕而書數日用所須不可不講取周禮鄭註太史公淮南子前後漢志杜氏通典為鐘律篇取唐開元十二詩譜為詩樂篇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為書數篇廢不可考者惟御法而已然其書作於朱子之晚年喪祭二禮既以屬之門人嘗欲請于朝以鐘律別為一書而奏不果上大射而下俱未脫藁書數則闕而弗具朱子之有志而未遂者能無望後之君子起而成之乎此六藝類要

之書所為作也潛竊觀其所述五禮之義六樂之歌舞五射之法五御之節六書之品九數之計壹本諸經而參稽乎傳註史氏百家之說推尋其端緒以廣先儒之未備折衷其抵牾以啓先儒之未發有功於新學固多矣豈徒足為好古博雅之一助哉顧今之為士者類皆慕遠大而忽細微穿穴性命窮高極深而不察夫制度文為無非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道之與器未始相離也明先王之所以教而成朱子所欲為之志不在是書乎書凡六卷臨江周氏剛善父述有翰林揭公昂碩碩與潛之同年王君師魯所為序潛獨溯其源流之自以為是書實繼先儒而作庶幾同六之士共謹其傳焉

陸氏藏書目錄序

吳郡陸君居闕闕中四壁之外輒與賈區直君殊不以為溷一

榻簾然環以古今書凡若干卷自經史傳記下至權謀數術記勝虞初旁行數落百家衆技之文櫛比而鱗次入其室如登群王之府而探蓬萊道家之名山焉忘其為居之隘也君既第其篇帙部分類別為之目錄以便覽者且屬予使序之夫稻梁稷黍魚肉果蔬人所資以為養生之具不可一日缺者也得之足以飽而不足以極天下之味言珍異之味至豹胎猩脣封熊之蹠可以為美矣而非可常致以給朝夕之須彼水草小蟲蝸范蚘蝨野果之實人所易致而未必皆知好其味也世蓋有嗜書若嗜飲食者願所嗜之不同而有不可得兼耳君其兼而取之者耶倚相之所讀今也夫人而讀之韓宣子之所見今也夫人而見之延陵季子之所觀今也夫人而觀之世之不可缺者君固不敢專而有也蘭臺之所不掌金匱之所不藏世莫之致與夫可致而莫之好焉者君亦未始以為我之得私也然則君之志曷嘗不欲與世同其嗜乎此目錄之所由作也抑予聞之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好竒之士苟游於君而獲其所嗜焉漆指而出足矣尚無以秦人之久易吾之久也哉

鄭氏義門詩序

浦陽鄭氏聚族而居者八世有司為請于中書而旌表之號曰義門且復其家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今集賢直學士揭公實為之記一時聞人往往賦詩以美之謂予與鄭氏居同郡知鄭氏者宜莫予若因屬予以序予家距鄭氏不兩舍而近納父鄭氏父兄子弟間歲行已再周其知之固深矣集賢公之所稱述豈有媿辭乎抑予聞之古有合族之道非士庶人所得行而親親之仁無貴賤一也合族莫重於立宗立宗之法或五世而遷

或百世而不遷五世而遷聖人不以為失於薄百世而不遷聖人不以為過於厚遷以辨其異不遷以統其同二者蓋並行而不相悖也若夫數百千指聚居而食雖古公侯之家皆所無有而後世士庶人之家乃或有之可不謂難矣哉是宜史不絕書而上之人所以褒嘉之者遂著於令逮奎我朝史臣序禮典為身三十有二而旌表居其一然則凡可以勸親親者又聖人之所不廢也茲非所謂禮以義起者耶鄭氏於古人合族之道夫亦有取其義云爾褒嘉所及有司既奉著令從事而未克上其狀于太史氏予輒弗辭而次第其詩本諸作者之意系於末簡庸俟夫陳詩以觀民風者焉

送吳良貴詩序

異時浦陽方先生館同里吳氏栝吳先生善文粵謝先生臯父

咸在焉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誼為人所師後進之士爭親炙之而良貴有聞於私淑為多方是時學者未有場屋之累得以古道相切磋論文析理窮極根柢間出其緒餘更唱迭和於風月寂寥之鄉亦足以陶寫其性靈三先生杖屨所臨一言一咲無非教也元貞丙申予幸獲執弟子禮見方先生僊華山下退又辱與良貴游俛仰之間垂四十年先生已不可作一時之人物星離雲散或隨牒遠方輿時浮湛或以名字著聞入通朝籍或浩然獨往於重山密林不復與世接而予亦老於州縣聲迹邈焉不相及久矣今年秋迺聞良貴將主教於稽山朋舊皆為詩以送之嗟夫良貴宦家也祖父俱仕而未大顯不能毋望良貴以其所就之實少自見於世良貴願獨遠迹遠引恬處下列瞠若諸公之後年踰五十猶為所謂山長者焉名不上於

三銓秩不滿於百石豈其祖父之所望哉雖然良貴之得於三先生者非干祿之學也惟不必於仕故崇臺邃館不以為慕惟不必於不仕故寒齋冷廡不以為厭其出處之際慮之審矣吾黨無所復進其愛助之言姑為之詩以志其離合不亦可乎自方先生之子壽甫而下詩凡若干篇道其故舊以為之序庶幾作者之意也

送應教諭詩序

古之為師友者非徒有所嚴憚切磋其相與之際至親且樂也蓋夫人之少也既游於黨庠術序而其以賢能與於鄉也必還使長而治之逮夫老而不仕則又朝夕坐於閭塾而為之師以教其子弟歲時射飲讀法之事莫不相與從容揖讓升降酬酢奔走出入乎其間士生斯時自少而至壯且老固未有以去乎

貴學二文集卷十七

六

學者雖以公侯之貴任君師之重為士者不敢以其尊而弗親之也故其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由是言之則其師友之親且樂何如哉是以及其衰也詩人猶歌之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蓋師廢民散而流風遺俗有未泯也古者學校之盛非後世所及者豈獨其道之隆法之密乎蓋亦相接以粲然之文相愛以驩然之恩薰陶鼓舞優游而厭飫之有以興起其良心而成就其德性焉尔今之士既不必群居於學主教事者又皆以資格序遷而不能久於其職不幸有如荀卿所謂子游氏之賤儒且將眈眈焉疾視其長上尚安望其親且樂耶黃岩應君署吾邑教官以秩滿當受代邑之人士咸惜其去相率賦詩以道其離合之思大篇短章疊疊而不已非其親且樂至於以而不厭何以得此歟予故諸生也忝被官使

不得從先生長者之後日與應君相周旋以寓其親且樂之情
竊喜應君之得於其人者為不易又以見夫「風士俗視它邑
為猶近於古也乃為本諸詩人之旨以序作者之意且志予愧
云

送鄭生序

今之官于學校者自職教一縣等而至於曹監之長貳咸有師
道焉曹監位尊而秩厚非鴻德駿望莫能居之若夫縣教官率
選署於閩外累其月至九十始得上名銓曹補郡文學而與醫
卜執技者齒滿六歲乃得預流內銓其閱歷之勤且久如此老
生宿學既無所事乎其間有志之士苟資以自進固不得俟乎
強而仕矣蓋古之為師必取之仕焉而已者而今也一以諉之
未及強仕之人不亦任之輕而責之重乎餘姚鄭生妙年好脩

黃學士文集卷十七

七

再試于有司輒不合方退而職教于剡是特資以為進而非的
然以師道自處也雖然吾懼夫人之以師求子也抑予聞之古
者學官不必自為師國學之政總於大司樂而論說於東序者
有大司成焉司樂弗專也鄉學之政總於大司徒而朝夕坐於
閭塾者有父師焉有少師焉司徒弗親也說者曰父師少師皆
仕焉而已者又曰父師司成司成豈亦仕焉而已者耶是故官
有職而師無職官以法師以道也吾子誠不以今之法廢古之
道剡之鄉先生仕焉而已者宜為子起矣它日剡父老舉以相
告曰吾剡之得師自鄭君始願不躓數生之行有日凡朋從咸
以詩送之而屬予以序故子為道其職分之宜為者以告焉

送汪生序

始予既知學頗思自拔於流俗而患夫窮鄉下邑塊焉獨處無

從考質以祛所惑聞錢唐古會府號稱衣冠之聚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則糧筭書踰濤江而西幸而有所接識然以違親越鄉不能久與居與游間獲聆緒言之一二終未至盡大觀而無憾也每誦昌黎韓氏所志歐陽詹何番事未嘗不有繫於予心嗟乎詹以求道而去其親蕃以其親故不得安居以卒其業此兩人者雖若各行其志夫亦有所不得已焉爾為士而生於師廢民散之後何其不幸歟四明汪生少從其父宦游西州而及諸公之門揚秋濤於學海攬夕秀於詞林有日矣今方奉晨昏于信之玉山信固名郡異時東南文獻多在焉其學者又往往先經術而後文藝屬茲昌辰崇雅而黜浮三歲大比寢然前列必信之士也入則有色養之歡出則有師資之益歛其華而就其實在此行矣是蓋詹與蕃所欲而不可得者矧如予之孤陋能無所歆羨乎惟生知自慶幸而期無愧於詹與蕃則予所望也輒抒鄙懷以為臨別贈言之者云

送王雲卿教授詩序

昔朱文公與張宣公呂成公生同時且同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而傳洛學者獨推朱氏為大宗文憲王公則朱學之世嫡也呂氏王氏皆以故宰相家為吾邦之望王氏之族尤大以衍其不奪於富貴卓然有所樹立以表見于世者固不乏人而文憲訖能自任以斯道之重不亦豪傑之士哉潛生也後不得及其門而事之間嘗獲升玉齋之堂而接其聲光辭氣未始不爽然自矢山川搖落而百年之喬木鬱乎蒼蒼過而息焉猶為之低徊而不忍去曾多君子流澤未艾也玉齋之子是為雲卿與其群從俱以材見用於時而雲卿得睦之文學掾睦學蓋呂公過化

之地乃令 朝廷右文興治朱氏之書方盛行雲卿又以文憲諸孫補呂公故處睦之人士得不有求與聞於雲卿者乎抑呂公之居睦學張公實領郡寄呂公自謂莫逆而無間也

皇上盛德明詔有司慎擇守令以嘉惠黎庶安知今之二千石非張公其人歟以家庭淑艾之私為賢師帥承流宣化之助雲卿所宜盡心也雲卿行凡朋游咸以詩送之潛不佞輒本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而道其不可不以古人自任者為之序若夫土風之美雲山江水觀游之樂厥有篇什茲不復云

送富州陳教授詩序

浦陽陳彥正教授富州里友方壽甫合同志之士為歌詩以饒之徵予言序其首蓋君子之仕也將以行其志焉爾法守之所拘吏議之所迫位彌下則事彌多靜牽動違鯁鯁然左右碩望

黃學士文集卷十七

九

能求其志之必行者幾何人哉獨官于學校者責任雖重而得以優游事外無所拘迫者可以行其志矣夫何今之所謂稱其職者率以崇土木謹簿書為上務其次則妄自菲薄指所居之地為閑曹冷局計其歲月而去之曰吾姑藉以求一資半級而已是宜有志之士所不屑為也彥正可謂有志之士非乎彥正之先大夫當宋季年隱于五泄山之旁徜徉自適於穹巖邃壑間初未有仕進意會 天兵南伐遣偏師徇浙東遂以布衣杖策軍門得官而老佐一州竟不克大展其志彥正敬承家學且與故內翰柳道傳居同里數從之游善為古詩文試藝鄉闈一中不輒束書而歸若將終身焉有司強以儒學官起彥正於家彥正乃欣然為之出用累考序遷富州彥正不遠千里泐湖泝江而去豈非以是庶幾可行其志耶方今承平寢久

主上持守盈成日與宰執侍從近臣講行稽古禮文之事聲教所暨固聞朔南而况豫章之地靈人傑夙見稱於前賢富為支郡俊秀林立彥正因其材而封殖之使上焉者可以為國家之用下焉者不失為鄉之善人願不偉歟彥正其母以閑曹冷局為不堪而自陳其志可也若夫完鶩益新量入為出特餘事尔庸因序詩而併道其所願於彥正者如此云

送慈溪沈教諭詩序

蘄沈君久遊金華部使者薦其材于宣閩署慈溪縣學教諭其行也金華之鄉先生士友咸為賦詩而屬予序之昔者河南二程子歿門人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人自為學至考亭朱子出而集其大成程子之道賴以復明然學術之散未有甚於此時者永嘉之經制永康之事功姑寘勿論臨川陸氏與朱子並

黃學六文集卷十七

一

六十五

以性理為學而其為說真適相通雖鶩湖之會終不能挈而合之也言陸氏之學者以慈溪楊文元公郵袁正獻公父子為巨擘士生其鄉知有陸氏而已宗正少卿黃公亦慈溪人始以朱子之學倡於其間而務以躬行為本其大意謂陸氏以簡易自高而以支離病朱子是徒見其窮探極討為說之詳似乎支離而不知真脩實踐所守之約固未嘗不簡易也使宗卿與文元生同時寧不足發鶩湖所未決之餘論乎 國朝承平日久治教休明建學立師設科取士悉主於朱子之說至是而郵慈溪之士於朱子之書莫不家傳人誦之沈君在金華嘗 許先生益之之門而卒業於吳君正傳其所受實朱子之學今去而泚教事又適在文元宗卿之鄉是夫學術之分合重事也為師儒者所宜盡心焉故予於其行舉以告之乃若山水游觀之樂交

朋離別之恩已具于篇什作者之意不待序而可見也

送徐彥禮赴冀州尹序

上即

帝位之十有五年並相勲賢更新厥政念民者國之本長吏實
民命所繫而承宣撫字或未克悉舉其職由其選輕也乃妙柬
廷臣之清方詳敏練達於民事者畀以郡寄仍召對于便殿
親臨諭遣之群臣苟預在行莫不俯伏就列頓首受命懼無以
稱塞上意則相率詣政事堂聽所以教宰執大臣既為敷繹
聖訓且告以利害有須興除宜亟以聞而見於施行不至徒為
虛文臺司尋導旨於部使者俾獎勵之以俟其成效言事之
官又建白勿諉以煩碎之務使得專心於職分之所當為責任
之重前所無有也以天下之廣郡邑之衆未盡得人以其選

黃學士文集卷十七

十一

故所臨遣

十有

人皆首及於要地而兵部郎中徐君彥禮

得河北之冀州古者郎官出宰百里冀領五縣最為名郡而尹
為尊官視百里之宰不愈重哉彥禮奮自儒科待詔詞林編摩
史館博涉於古今而究觀其治亂盛衰之故矧嘗簡在眷知權
居六察於民生之休戚吏治之得失靡不周知授之以政固無
施而不可黃霸漢丞相也史家以其材長於治民特實之循吏
之列而為立傳彥禮其勿為沒黯之於淮陽而為黃霸之於潁
川它日秉史筆者誠能以彥禮之氏名列于循吏則黃霸詎得
而專美乎彥禮行有日僚友及士之工於文者咸賦詩以送之
夫詩之有雅以言王政之所由廢興政有大小之殊故雅有小
大之別仲山甫徂齊而尹言甫送以蒸民之詩序詩者不曰送
仲山甫而曰美宣王且以其詩入于大雅蓋宣王之任賢使能

致周室中興乃王者之大政尹吉甫之詩非獨以慰仲山甫之
永懷而已

今天子臨御日久無幽不燭鑒內重外輕之弊而為官擇人甚
盛舉也播為詠歌鋪張 聖德以配烝民有不容已者矣豈直
私於彥禮而慰其永懷之心耶庸本昔人序詩之義而題諸篇
端如此

送王仲楚序

王生仲楚以名父之子被服儒術受知當路而後事於省闈用
例出為閩閩列曹掾將行朋黨咸贈以詩屬予序之閩在周為
七聚漢嘗徙其民於江淮吳亦以處遷謫之人隋蕭銑唐王潮
又皆割據其地宋平諸國陳洪進最後服自昔號稱難治我
國家定鼎于燕閩之去 朝廷益以遠故常選用文武材智之

八貴學士文集卷十二

十二

臣授以八郡兵民之枋俾建牙分閩以涖焉所以輯衆庶弭奸
強也比歲大盜竊發荐為東南之憂山區海聚愚民無知其觸
法抵禁固勢使之然向令任承流宣化之寄者能聽於無聲視
於無形而遂折其萌芽豈遽至是哉賴

天子聖明將士用命鼠輩就戮氛祲肅清誕降 德音與之更
始然欲為久安長治之策則險驅默化俾之日遷善遠罪而同
躋於仁壽之域宜有其術矣賢主帥方開誠布公集思廣益非
識時務之俊傑孰能陳其一得之慮乎掾曹秩雖卑列郡以政
交於大府悉由之關白得以文墨議論持而不可而贊其可為
責至重而不輕也書所謂儆戒必於無虞之時易所謂思患豫
防亦在既濟之後仲楚服膺過庭之訓講此熟矣夫儒術者豈
徒可為文法吏事之緣飾而已哉諸公既寫其離索之懷道其

愛助之意庸述予所望於仲楚者於篇端如此云

送趙堯臣序

仍紀至元之二年予方備真國學上舍生真定趙凱堯臣私試合格循舊比待年以就公試明年以其名列上于集賢轉達中書既終場而未及釋褐臺府用御史建言計奏被旨命監學官雜舉公試終場之士材任諸道憲吏者凡所舉三十有三人而堯臣得淮西堯臣之父時宦游于浙右以便道來覲省俄有母憂今年冬服徐浙右部使者起堯臣於家俾赴淮西幕會予承乏儒司寓舍與堯臣相距數百步而近堯臣行有日過予言所以別且曰儒家者流之說固嘗從先生長者聞其一二矣文法吏事未之習也矧茲風憲之司大體所係甚重幸有以教之予東南鄙人風憲之體非所敢知所能知者事上必忠待下必恕而已忠非倖直之謂也發於心而無自欺則上之信任益專矣恕非寬縱之謂也求於心而得其同則下之情偽可盡矣信任專則志易行情偽盡則政易治是道也自朝廷至于有司百執事之人無不耳然居風憲者其何獨不然忠恕之義予與堯臣所夙講也昔之所學今之所行安有二道哉輒因堯臣之請重以是告之遂書于諸公贈言之篇端以為序堯臣毋苟謂此老生之常談而忽之也

送索御史詩序

至順紀元之冬今監察御史索公以交館掌固久次進職編摩而潛忝繇常調供奉詞林適屬史氏與公為同僚命曰下明年夏又同扈蹕上京公自處清約介焉特立若不可犯中實樂易色溫而氣夷然亦未嘗見其苟於言笑深切敬畏之無何

而公用辟舉入臺後十有年遂持部使者節分按浙河之東
潛方勸游不俟引年預請納祿而歸實受屢於屬郡辱公臨况
者再握子道舊故殊欵洽今年春公以御史召赴關士之見
知於公者相率賦詩以道其繼繼之音仰留序二篇端盖古者
臺諫異官御史主分察六司百僚巡按郡縣而糾其過失凡刑
獄功賞選補出納朝儀祭祀燕會之事咸在焉若夫侍從贊相
規諫諷諭則諫官之職也我朝不設諫官而臺諫之任悉歸
于御史今之視昔其責下已重乎以陽公城之行誼范公仲淹
之材且賢而為諫官韓退之歐陽永叔猶疑其失職或著論以
譏之或貽書以誚之選其上議次問力爭國家大事皆人所難
言乃卒以諫顯然後知其所以不言者不欲徒為細碎姑以
塞責也於是退之永叔又從而推述稱揚之豈非要其終而服
其識大體乎方今治化休明羣臣遵法澤及黎庶海宇乂安固
非有關政之可議

主上不自神聖每懷兢業虛心采納片善弗遺念公久於馳驅
而熟於當世之務擢實左右寄以耳目竊計公之從容獻替苟
涉於國家大事必能極陳人之所難言至於本正而未治綱
舉而日張振風紀飭憲度以舉其職業直易耳使退之永叔
復生何以致其愛助乎它日謂朝廷有骨鯁之臣
天子有從諫如流之美晉雖無從載筆立公下風而頌歌
明良相逢之盛猶可與田夫野老蹈詠太平於剛晦之中也庸
因序詩而弁及其屬望之私焉

送揚知州序

諸暨古望縣也國朝以其戶口殷大易縣為州仕焉者往往

憚其俗險而不易治務出聲威以臨之恩意日益衰薄愚民無
知苦吏急而不自安始有懷疑飾詐投隙而起者本其所以致
此由御之乖其方非人性然異時之賢守有為之樹碑者有為
之立祠者好德之心曷嘗一日亡況是州之人或出而以材顯
或處而以尚義稱其學者又能讀書為文辭取進士俗豈盡不
美治之豈誠不易哉特患夫為政者莫知以平易近民耳揚侯
其知以平易近民者歟侯仕于京師最久補外得汝州政成又
徙諸暨其治汝如在京師治諸暨如在汝不以地之遠近俗之
厚薄變其志居之三歲未始鄙夷其民一切除去苛媿而與之
相安於無事不致覈於形迹之間而人自不欺向所謂愚而無
知者亦靡然從其化蓋平易近民之效也孔子曰子欲善而民
善矣詎不信夫侯以秩滿將還京師僚吏士民咸惜其不可留

凡工文者共為詩送之而屬予以序予嘗忝佐是州侯至而予
已去不得與侯從容周旋以挹其餘風姑以所知序之如此它
可稱述而予不及知者此不具

送八元凱序

班固為漢儒林傳紀經術之士登載甚悉序稱公卿大夫士吏
掾掾多文學之士西京人材衆盛蓋可想見至兩傳循吏不過
六人文翁通春秋而以郡縣吏見察舉朱邑起畜夫黃霸入錢
穀得官皆其後乃舉賢良始以明經進而終列於循吏者龔遂
召信臣而已何文學之士衆盛如彼而其為循吏止若是耶粵
自先朝著貢舉令廣延茂士充于列位其以材猷陪廟論以
節槩持風紀以雄文碩學藻飾皇度而模範國人者漢之公卿
大夫不得專美也備州下邑居官可紀無愧古循吏者吾元凱

浦江之政殆庶幾焉元凱由胄監生擢進士第二人為郎祕省再轉而長是邑清白之德形于造次不自表以為名其治務簡易遇人有恩而人莫敢褻用法不至峻急刻深而姦豪讐伏或自愧悔歸于善良暇日則修庠序之事化其民以文雅是可謂有古循吏風否歟夫以西京人材之衆盛由明經進而列于循吏者僅兩人此兩人者皆二千石得專制郡事千數百年之下文法滋密民俗寢媮而元凱能以一邑行其志又難矣元凱為浦江滿三歲而去浦江之隱君子曰方擢壽甫者予友也善為詩而不苟出獨於元凱之行率士人賦詩以送之且以書俾予序其首子觀元凱固不止百里材矧今明良相逢一旦疇其民庸而圖任之則元凱之所施當有大於茲邑者雖然黃霸三公也班固以其材長於治民特寘之循吏之列輒因序詩併著元凱之為人以俟它日傳循吏者采擇焉

送李子貞序

始予忝繇進士起而署督運吏數檣舟鄞江上李君子貞時為儒學官方從容揖諸生升降酬酢於俎豆間顧予冒不測之險躬執賤事日夜與持籌小吏較其錙銖暇日過予輒為之太息不已後予以秩滿受代去而子貞隨牒遠方為巡官括蒼山中進則降氣卑色以偵同其上官退則與邏卒同其甘苦於重山密林煙火寂寥之境子聞之又未嘗不為子貞太息也今年秋相見京師則子貞已改調婺郡文學予亦承乏教國子于上庠既與之握手道舊故以相慰藉子貞行有日謂子益以一言志其別未任人之道必其才與事稱是以習而安焉然人之十品有萬不齊非有司所能周知也為士而不得守其職業豈獨子

與子貞然哉

今天子明聖慎簡輔弼侍從之臣以秉鈎持衡俾吾徒獲返其初服甚幸若夫指道德性命之言為吏議所不急而惟以簿書出納為問此則儒者自失其職業而非有司之過也子貞閱歷之久識量絕人必能舉其職業而不以是瑣瑣者自累矣予故嫠之諸生也它日歸而從先生長者游于鄉校觀人才之秀出而樂夫教之成其為慰幸又奚止向之所云而已耶是用弗讓而志其歲月以俟

送饒安道序

天子之學以教國之貴游子弟而田里之秀民亦得用舉者受業其間餐餞固不以煩縣官而滿百人輒止後至而又次者必貧有闕乃得補其處此今之定制也予以非才忝預教事饒君

黃學士文集卷十七

十七

五ノ三十一

安道自臨川携其子而來既俾奉贄堂上以弟子禮見願以限於常貧未及執經就列與諸生齒安道告予將與俱歸家食以需次願得一言為別嗟夫古之秀士升于司徒升于學者皆近在王畿六鄉六遂之中今也乃使之挈挈然亟往亟返五千里不啻何以能無銷沮其志氣乎大學之法當其可之謂時是故人生十三而學樂誦詩舞勺十五而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學禮舞大夏今也乃使之曠日以俟遠者或十年近者猶四三年何以開發其聰明而能蚤有知乎 國家施教導民之初意宜不若是子所為太息而未如之何也子聞安道通古醫經而精其術其在京師未始少出以自售徒為其子來耳計其復來予必已代去而不得與其子卒成師弟子之禮安可無以識其別乎魯人之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鄭人之詩曰一日不見如三

月兮蓋未有拒人於五千里外而持以十年之久者雖然此諸侯之學也況

天子之學乎幸而有能陳詩以諷于上用古之道變今之法則安道父子之來予猶及旦夕待也庸識其所望者於群公贈言之篇端以俟焉

送吳生歸黃巖詩序

予觀今之有遠行者無不俯伏伺候以求贈言於先生長者之門得之必動色以喜不得必悵然自失缺望而去古亦有是哉老子云富貴者贈人以財仁人者贈人以言則夫贈言者古有之矣其為言也豈苟焉而已乎施之於身則可以成其材而就其實措之於事則可以酬酢萬變而不窮述之於書則可以惠幸乎來者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故惟仁者為能贈人以言

若夫借齒牙之餘論為之道地使一介疏賤有所引重以取名譽於當時而用瑣材薄技躋攀分寸者亦得侈為榮遇以夸示乎庸人孺子此皆古所無有而今有之非古之人不能為是言也有德必有言願其所言者在彼而不在此耳今也求而得之則喜求之不得則缺望而去果何為者耶惟吳生則不然其為人好脩且有文言若不能出諸口與人交乃煦煦有恩意而未嘗欲人之譽已也其來京師受知於侍從近臣而以名聞于天子遂獲齒於國之貴游子弟及較其藝又數出衆人之右解褐將有日矣未嘗欲以為閭里之榮也今方去而省其親於東南五千里鉅海之上懼夫離群索居無所恃以為善也故欲聞一言於先生長者以自壯其求之也亦異乎人之求之者矣庸以其意題辭篇端庶幾有樂告以仁人之言者焉至於感時物

之變遷念川塗之脩阻苟可託以慰其永懷者亦君子之所不廢也

送徐生歸吳中序

始子留錢唐辱與子游者廬十數人欲相率推子為之師子謝不可則皆曰諾而徐生本中以子與其父有雅故猶執契家子之禮不廢其後十數人者徃徃取鄉薦或連中甲科或遂魁天下士獨徐生試有司輒不合抱其所著書三十卷來京師宰相有知其人者為言于上乃得與國子齒子方以非才叨長學官徐生用故事執贄升堂與子為師弟子之禮子不容卒辭也亡何徐生謁告歸吳中省其母求子言以識別子將何言哉子聞古之為師者言行而身化之道在我矣視夫不與道合者約之使歸於道焉爾是以善學者必就正於有道善教者不徒勸

五十一

貴學士文集卷十七

十九

取前人之成說而瀆告之也苟惟勸取前人之成說而瀆告之則粗通於句讀者無不可以為師而子向也與徐生為師弟子之禮久矣奚俟今日乎蓋今之為師者曰我之資歷當為是官彼固不得以道責於我也為弟子者曰彼之品秩宜為是官我固不敢以道望於彼也夫如是則徐生雖與子為師弟子之禮非果以子為能言行而身化之也而子亦安能言之哉然予觀徐生所著書類多出於前人之成說無待予勸取而瀆告之也徐生能不專以資口耳而務躬行焉固非外是而它有所謂道在夫勉之而已尚何言之求哉於其行也姑書此以塞其意昔之同游者今或仕于京師或官于吳中徐生試以是訊之其以為然乎否乎

送高承之詩序

古之世其家業而不墮者非傳珪鬻組之謂也氣澤之僅存風
聲之未泯是有賴焉時乃承平衣冠鼎盛孰不知自振飭以久
有其光榮運夫運去物以故家喬木幾何不與海桑俱化而晚
生後出如芝蘭之在階庭不以雨露之弗及而輟其萌芽求之
於今固不多得也臨邛高氏兄弟當宋之季大叅以文學顯沔
州以忠節著其歸後魏二者是為文靖公道德議論世所師尊
而沔州之子又起世科跡政路百年之門戶嘗烜赫矣有名繼
忠字承之者於沔州為曲孫生乎異代之後懷其材不苟自售
而與時浮沉於韋布之間顧獨惓惓焉家世源流之舊凡遺文
故實片辭隻字箴護惟恐蓋承之之欲世其家業者有不在彼
而在此也頃予與承之相見鄞江上聞承之將出而遊于京師
王公貴人誠為之知己則高氏之衣冠蟬聯奕葉當復自承之
始豈直保其氣澤續其風聲而已承之行有日朋從皆為賦詩
而徵予言為之序愛莫助之詩人之旨也勿替引之承之勉乎
哉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續葉十五

序

臨川苞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送任時仲遊金陵序

新安任時仲與予別十年而相見錢唐言將遊于金陵頗有聞以自壯時仲之遊道亦已廣矣予何能為之軒輊乎雖然不可無以告也蓋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者莊周之所謂遊左雨師右雷公經營四荒周流六漠者屈平之所謂遊是皆其寓言云耳可姑寘而勿論有如司馬遷之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覽九類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足困鄒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其閱山川之形勝而考廢興之陳迹有以見往昔君臣盛衰得失之由涉聖賢之故里而博習於稽古禮文之事有以見君子之澤彌久不衰而其舊俗猶有存者即所見以證所聞而譏定成一家之言千載而下可徵不誣夫其為遊非徒以極視聽之娛而已也金陵古帝王州六朝以來其事雖淺陋無足言苟能因耳目之所及參之前史而有所論著則茲遊豈徒然哉若夫出遊而歸既歸而復出卒以遊說顯名諸侯如蘇秦張儀者固無所用於今天下一家之日然大江以南金陵為會府 朝廷重臣總憲度於外者實治其處而持風紀以使于十道者咸稟命焉尊官大人冠蓋相望或者以一言遇合蒙被薦藉與英俊並遊而無周南之留滯則其飛騰變化坐致顯名又非予之所能測矣

送鄒生歸臨江序

臨江鄒生少執業于鄉先生而能窺其端緒及來錢唐遇士之有文學者必與之游時出微辭碎義以相叩擊而博極其趣甚

汴江而西歸也咸相率賦詩贈其行而予為之序予觀古之君子有弗仕無弗學後世自中人以下非志于仕弗學也其學焉者直以為干祿之資而已夫干祿固非所以為學而亦有道焉孔子之語子張者是也蓋聖人未嘗絕人之干祿又惡不由其道是故聞與見欲其多穀與殆欲其闕言與行欲其慎能是三者則雖不言祿而祿在其中矣今之學者羣居終日稽經誅史不患所識前言之不多患夫搜竒摘隱苟為難問未能自信耳不患所識往行之不多患夫凌高厲空不習其事未能自安耳然且言之而不以為忤行之而不以為歉以是干祿猶非其道况欲希賢希聖乎吾子既有所受於其師又遑遑焉取友於四方聞見非不多也誠能即其耳目之所及真知而實踐之盈科而進成章而達雖入於聖賢之域可也奚止可以干祿哉苟以

黃學士文集卷十八

二

五之三九

子言為然則歸而求之有餘師矣若徒望予以曼辭詭辯為希世取寵之助予不惟不敢亦不暇姑述其鄙陋以代序引庸俟吾子之覽擇焉

送周明府詩序

古之作史者必為循吏立傳漢西京二百年間傳所書歷六人蓋才難自古而然尤難得者循吏也

皇元統一函夏吾烏傷領於職方逾七十年潛生乎其時而獲事其大夫之賢者固多求可擬於古循吏者清江周侯殆其人乎先是為政者務以平易近民或奉贄納謁以自通皆弗之拒習為故常人不訝也侯至一切峻却之是可謂之廉矣而世未嘗乏廉吏也異時屢逮局以覈田糧而隱匿飛併之弊有未盡革侯始令民得自實且躬任其鉤考之勞一無所憚暮月而薄

書井井有條愚民無知喜爭豪猾之徒誘使相告訐而陰持其子奪之柄以為利事未竟家已破而猶弗悟侯遇其有所赴愬悉委曲譬曉調護而遣之去負其不直者悉皆慙伏悔罪詘者以信部使者郡長吏數諉以鄰境之疑獄及累歲不決之訟侯折以片言人莫不服其明允官府既以無事用其餘力大治土木營尉廨葺儒黌狃常平義倉而今貯公私之穀以實其中完舊益新百廢具舉是可謂之能矣而世未嘗乏能吏也惟夫所居民富而去見思至於生為立祠樹碑廩廩庶幾循吏之遺風乃絕無而僅有者也而况漢之循吏皆郡國二千石今也以百里之邑而得一循吏焉不愈難哉侯書滿解印綬行有日吾黨之士各賦詩以道其戀慕之私俾潘序于篇首侯初由湖北海南憲掾入湖南廣西帥幕以招兩江叛蠻有功超擢宣閩都司

貴學一文其卷十八

三

五十一

歷江東兩劇郡元僚績用甚著其來烏傷治治行為諸邑最憲府方交章列薦于中朝行嚮用矣輒因序詩而附見侯行事之大略俟它日傳循吏者采擇焉

送胡季城序

東陽胡先生往來京師三十年通籍于朝再居史館悉以家政畀其二子一無所問二子亦能承先生之志厚自植立歲時遣問寒溫所進貲用服食之須相屬不絕先生以是安之忘其身之客也嗣子瑜方侍慈親且力持門戶事恒以不得奉晨昏於萬里為歉先生以書來謂已得請以太常博士致其事品在第七用著令得馳恩于父母將歸而展燎於先塋瑜聞之即日簞糧就道往迎侯焉昔者陸賈以千金分其五子各二百金令為生產約以過之則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一歲中率再

過母父溷汝疏廣受以宦成名立行足止之計歸老故鄉日令其家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子孫頗立產業基址而廣以為自有膏田廬予嘗評先生之曠達似陸生廉退似疏傳若夫有田廬而令子孫勤力其中以供衣食則不止於人二百金父子相隨出關而歸賣金供具與鄉黨宗族同饗上賜則不止於歲中再過其子與疏傳固無大異視陸生殆將過之然竊觀陸生始事高帝後去官家好時至文帝時乃復起未必能常乘安車駟馬縱歌舞鼓琴瑟數擊鮮以為樂也國家承平滋久垂意稽古禮文之事招徠耆俊以備咨詢先生年未及謝而自請納祿安知不有知陳丞相之言陸生而復起先生於家者先生雖欲以疏傳自處得乎予以衰謝之餘繼罹憂患結廬先墓待終天年無從邁跡於鄉黨故舊履屐之末試以予言論於先生何如瑜曰諾則次第其語於行卷之首以為序

蕙山愁吟後序

古之為詩者未始以辭之工拙驗夫人之窮達以窮達言詩自昌黎韓子廬陵歐陽子始昌黎蓋曰窮苦之言易好廬陵亦曰非詩能窮人殆窮而後工耳自夫為是言也好事者或又矯之以詩能達人之說此豈近於理也哉匪風下泉誠窮矣鳧鷖既醉未或有不二者竊意昌黎廬陵持指夫秦漢以來幽人狷士悲呼憤慨之辭以為言而未暇深論乎古之為詩也臨川艾君當宋之季負其所有一不售於世凡所撰著率散落而詩獨傳其亦所謂窮而工者耶感城郭之非是嘆江濤之眇然惻歎惻怛一出咄咄之衷雖流離顛越而不悔是耿耿者固非詩之

能窮達而其詩亦不俟窮而後工也夫豈非適於先民性情之
正者乎潛生也後不及望君之風采幸辱與君諸孫廷暉游而
獲聆君之詩愛其辭之工而閔其窮且老以死也庸敢顯誦所
聞以發其歸趣云

順齋文集序

故贈秘書少監順齋蒲公既歿仲子御史君機衷輯遺文曰間
居叢藁者為二十有六卷以授潛俾序之孟子曰頌其詩讀其
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按公行狀公生而岐嶷外歲
就學強記過人未成童已通經大義弱冠文聲籍甚諸老多折
行輩與之交逮乎立年復以濂洛諸儒之說倡於漢中而漢中
之士知有道德性命之學蓋公之求端用力務自博以入約由
體以達用真知實踐不事矯飾而於名物度數下至陰陽醫藥

無不究其精微教人具有師法大抵以行檢為先而窮經則使
之存心靜定而參之於言語文字之外郡縣長吏或有所取正
亦必引以當道而使之行其所無事臨終神氣弗懈飲酒過時必笑而道
由是觀之則公之為可知也
國家統壹宇內治化休明士俗醇美一時鴻生碩儒為文皆雄
深渾厚而無靡麗之習承平滋久流風未墜皇慶延祐間公入
通朝籍以性理之學施於臺閣之文而其文益以粹辭如良金
美玉不俟鍛鍊琬琢而光輝發越自有不可掩者矣時

上新即位方嚮用儒術設科目以網羅四方之賢俊而御史君
以公在班列之日策名於所陞士大夫尤以為榮論其世則太
平極盛之際也潛浮沉州縣白首登畿忝以非才承乏曹監竇
公去官十有五年之後無從接聞緒論茲幸獲以疵賤之氏名
自附於公是用忘其衰朽荒落而序其梗槩如右後之賢者論

其世而知其人則於公之文思過半矣公諱道源字得之系出漢蒲將軍至晉安西大將軍遂避亂入蜀而宋資政殿學士贈太師楚國公宗孟居眉之青神公之考皇贈禮部郎中諱敏又以國初徙興元公嘗為郡學正終更因不復出晚以遺逸徵詣京師編摩史館供奉詞林尋以博士教國子居歲餘輒自引去詔起公提舉陝西儒學訖不就後用御史君貴以有今贈其年壽卒葬與言行之詳壙有誌神道有碑茲不贅述焉

致用齋詩集序

始予舉進士至京師辱游伯溫父子間時尊公以次對居集賢伯溫日侍左右予不久亦調補而去未暇以文字相叩擊也後二十又五年伯溫在翰苑予適備真學官休沐相過因出所為詩曰致用齋藁者若干卷初第見其筆勢翩翩東西馳騁莫不如意之所欲出而無艱辛齟齬之態玩味之久乃見其摹寫之工人情物理難狀之景歷歷如指諸掌言皆有實而非徒作也蓋伯溫之少也涉江逾淮沂大河而上徘徊齊魯燕趙之郊以達于

天子之都博習乎朝廷之故事臺閣之舊儀而周覽乎古昔君臣廢興之遺蹟有以資其見聞蒙被樂育而翱翔乎英俊之林有以養其性情逮其強而仕也隨牒遠方崎嶇嶺海萬里之外長風怒濤魚龍變化巖竒穴怪殊言異服宏大卓絕瓌詭之觀又有以開廓其心目今方載筆厲車之後度居庸陟龍門息駕灤水之陽入則與聞國家之命令出則覩夫山谿之固士馬之雄志愈久而氣愈夷凡形於言者無非身之所履境與神會而託於詠歌以發其胸中之趣是故不待巧為刻飾而文采自

然可觀彼屑屑焉掇拾於零編碎簡之中而張為虛辭者未易以語此也伯溫徵予序卷首輒以所知序之如此云

雲蓬集序

延祐庚申秋予忝預校文鄉闈得一人焉曰高君驥雖甚有味其言然竊意場屋之士苟負其才而馳騁於筆墨畦疇之間者可企而及也後三年識君於錢唐觀其顰頰充然聽其言磊落正大始知君誠佳士非特一日之長儻出於儕輩而已自是聲迹不相聞倏二十年君不遠千里索其歌詩雜著曰雲蓬集者若干卷以示予蓋君退自春官不復踐場屋平生故習刊落殆盡其為文也和易而不迫高不強同乎古卑不苟合乎今譬如大山長林象犀翬翟玉石惟珍之產雜集其中皆伏而不耀蘊積之厚殊未易量予於是又媿向之知君者不深也予聞昔人論文有朝拜臺閣山林草野之分所處不同則所施亦異夫二者豈有優劣哉今四方學者第見尊官顯人摘章績句婉美豐縟遂悉意慕效之故形於言者類多有其文而無其實君既高蹈物表不蕪當世之譽凡有託以見其志者非身之所歷則耳目之所接未嘗侈大其說而求以為奇君之於文可謂有其實者也顧予方牽於祿食操觚挈牘出應時須掇拾陳腐日不暇給徵其實則無有與君相去固已遠矣尚安能為之品評以序作者之意乎題辭篇端姑識予媿云爾

霖峯文集序

宇宙間清靈秀淑之氣未有積而不發天不能闕藏而以昇於人人不能闕藏而復出以為文遭時遇主詠歌帝載黼黻王度則如五緯麗天下燭萬物有目者孰不仰其餘光退而託於空

言以俟來哲則如珠捐璧委而輝山媚川終不可掩蓋有得於天者不必皆有合於人顯晦雖係平時天之所不能闕歲者人亦不能闕歲之也此理之所必至夫何疑焉寧海為縣在東南斗絕處其地多連山穹林而大海距其前清靈秀泚之所聚至是而止瑰璋之士隨所受之豐嗇發而為文或簡雅而峻潔或博瞻而弘麗徃往各名其家霽峯李先生則並苻乎英俊之林而以才自奮於其間者也先生年甫弱冠從流寓之士試藝曹闈簾櫳笥書而來者以萬計先生微見所長輒為其第一暨登名於天府筮仕於邊郡則國步已蹙運去祚移杖策東還屏迹海上簞瓢晏如垂將兩紀達官貴人有知先生者強起而致之京師先生因作大都賦以進一時館閣諸公咸共歎賞交薦于上擢教授杭學而其賦遂為人所傳誦先生後由杭學遷教授

臨江尋以黃巖州判官致其事竟不及以崇論宏議施於大撰著由是學士大夫靡得而稱焉然先生常上書闕下懇懇數千言所陳六事皆有關於政理格不行而其藁具存它歌詩古文下至近世駢儷之語筆勢橫放如懸河注水愈出而不竭與夫屑屑然刻雕藻飾以求工於片言隻字者固自不侔也延祐初朝廷設科取士潛以非材叨預薦書先生寶頊秉文衡後十有五年而先生以高壽終又十有五年潛亦以年逾六十上謝事之請歸休于田里先生之季子橐始裒輯遺文詮次為二十卷俾潛序之豈非顯晦有時天所不能闕歲者人亦莫得而闕歲也哉昔楊子雲以奏賦受知當時為郎給事黃門而子雲之意本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太玄法言所由作也子雲歿既久法言乃行玄猶不顯學者苟徒誦先生之賦而挹其膏醴以

為希世資身之助何以異於向之知子雲者乎必也即其秘藏於昔而顯於今者盡大觀而無憾則先生之為言可得而知矣先生諱洵孫字甫山世系年壽卒葬潛既誌于墓上茲不復云

吳正傳文集序

潛竊聞昔人之論文率謂文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者也蓋三代而下騷人墨客以才驅氣駕而為文驕氣盈則其言必肆而失於誕吝氣歉則其言必苟而流於諛辭如一元之運百物生焉觀其榮耀銷落而氣之屈伸可知也惟夫學足以輔其志志足以御其氣者氣和而聲和故其形於言也粹然一出於正茲其所以信於今而貽於後歟若吾亡友吳正傳氏可謂有志之士矣正傳自鞵州知學即善記覽工辭章才思涌溢齎齎不已時出為歌詩尤清俊麗逸人多誦稱之弱冠因閱西山真

氏遺書乃幡然有志於為己之學刮摩淬礪日長月益訖為醇儒初紫陽朱子之門人高弟曰勉齋黃氏自黃氏四傳曰北山何氏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皆婺人正傳金氏里中子不及受業其門而耳濡目染其微辭奧義於遺編之中間以質於許氏而悉究其旨趣是以近世言理學者婺為最盛然自何氏以來並高蹈遠引遺榮弗居正傳生今聖時值文運之聿興始以才自奮浮沉常調幾二十年所至能使政平訟理民安其業取知上官用薦者通朝籍同志之士方相與慶幸國人有所矜式俄以憂去尋移疾上休致之請遂不起惜夫所試者小不得盡展其志之所欲為可以信今而貽後者獨其文而已正傳既以道自任晚益邃於文剖析之精援據之博論議之公視古人可無媿其所推明者無非紫陽朱子之學其好己之道勝

則昌黎韓子之志也正傳冢子深前卒仲子沉哀其詩文彙次成若干卷以授潛曰先人所與游相知之深而居相近者多已周謝而執事與東陽張君獨存先人之葬張君已揭表于墓道惟是家集宜有序以傳非執事將誰屬潛不敢以不敏辭謹考論其師友源流之懿使覽者知正傳之文非徒以才驅而氣駕其風知而莫成由其有志以基之而又能成之以學也正傳諱師道延祐辛酉進士調高郵丞歷寧國錄事遷建德尹入教國子由助教為博士以奉議大夫中書禮部郎中致其事制下正傳已卒它所著有某書若干卷其書若干卷不在集中

唐子華詩集序

荀卿子曰藝之至者不兩能言人之學力有限術業貴乎專攻也若夫天機之精而造乎自得之妙者其應也無方其用也不窮如泉之有源不擇地而皆可出豈一藝所得而名歟且聲之與色二物也人知詩之非色畫之非聲而不知造乎自得之妙者有詩中之畫焉有畫中之詩焉聲色不能拘也非天機之精而幾於道者孰能與於此乎子華弱冠時以善畫際遇先朝嘗登于乙覽而列于東壁圖書之府矣散落人間者好事之家莫不鑿藏用為珍玩其馳名四方已三十年固未始規規然若窮閭下士瑣章刻句蘄以詩顯門名家而為詩之工如此蓋其詩即畫畫即詩同一自得之妙也荀卿子所謂不兩能者特指夫藝而言之耳詎為知道者發哉是故庖丁之技與養生之道同不知者第見其能庖而已誠使易其事而為之則老聃列禦寇之徒矣竊恐時人有愛子華之畫而未知愛其詩者是用表而出之以為序云

夏生文藁序

子筮仕寧海之歲屬當大比凡充賦者八十有五人惟夏君洪
參年最少其年之最高者曰陳先生大有先生宋咸淳乙丑進
士入國朝嘗以將仕佐郎教授處州春秋七十有四矣予止
先生母行先生不聽遂上其名于郡府俄有專使持省檄起先
生為考官先生又不就卒就試有司已而與夏君俱不合先生
既歸老越溪上夏君亦棄舉子業而肆其力於古文蓋與予別
十有六年乃相見錢唐示予以所為文一編曰邯鄲步者予為
之展玩不已向令以區區之得失必累其志能使才隨年長若
是否乎夏君一出不售輒遠引而去視先生誠若太早計然較
之摧折困踣於場屋老死而不悔者孰得孰失有不待辨也故
予於夏君之文不屑屑焉鉤撫其片言隻字為之品評而獨論
次其平生之大槩如此它日夏君年益邁志益堅文當益醇覽
者尚因子言而有考焉

方彥登詩後序

彥登少好畫以善畫名江湖間已久俄棄去而歸治舉子業下
筆疊疊文采論議有過人者試有司一不合輒復棄去不入場
屋杜門讀書習為古文辭然未及有大撰著間出為歌詩皆清
俊可喜今所存者厯百餘篇蓋彥登死時年三十有四故其可
見者若此而已使假之以年將併棄之而進於聖賢之學矣豈
遽止於是耶古者民之師帥必歛其英髦而長育之道德明秀
可為公卿者胥此焉出中材之下亦不大失為善士詩所謂肆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是也今也長育之者既非有其實幸有不
待上之教誨而思自拔於流俗庶幾有志之士矣又天闕之如

此豈非天哉故予不敢以彥登所已至者為可恃而不朽獨憫其志之有進無退未知所終極而死也嗚呼悲夫彥登之詩有鄉先生江山縣尹致仕徐君所為序評品已詳姑識其歲月于卷左以抒予哀云爾

彭克紹詩序

鄱陽彭克紹來京師示予以其詩曰學餘葉藉于卷予愛其出新意而不傷於巧未始規規然求古人之形似而不失其為高為之展玩數四叩其家世則故四川制置副使忠烈公其祖也予竊觀宋之季年疆圉雖日蹙而文武材智之士足任方面之重者未為乏人公又傑出其間而能以奇偉非常之功自奮者也謀人之國者視此為何時而使全軀保妻子之臣得以媒孽其短一斥而不復廢興存亡固皆天運抑有人事焉凡公已試之效著於簡冊藏之史官者世既莫得而見其平生所蘊未克究於設施者史亦莫得而詳也而克紹以異代事頗諱言之蓋自國家臣一四海弛武不用朝野多暇文治日興為士者惟知涵煦德澤而相與詠歌太平之盛欲訪百年之遺事而故老盡矣顧予與克紹生今無事之時飽食終日而得以文字相娛樂豈非幸歟克紹之詩有吳仲退先生所為序稱之曰奇材而又勉之曰未可以足為足其望克紹厚矣茲不復云

山中集序

山中集者東陽胡君師古自名其所為詩也師古夙有文聲而雅不欲以俗學累其志蘊蓄之素壹發於詩崇巖邃壑風月浩然父兄弟自為倡荅石樹蟲魚水泉花藥無一不在題品中山林間物色收拾殆盡矣異時有司嘗以月泉山長起師古於

家居亡何輒棄去歸隱故廬杜門不復出時人雖罕與之接得其片辭隻字未有不為之擊節也自予以斗升之祿奔走四方與師古別踰二十年今乃復覩是集其雜擬諸作思致高絕步驟深穩它小篇短章亦簡遠而有味視古人皆可無歉顧予方隨俗浮湛強出其蕪陋以應時人之須不能無違繩墨舍規矩而徇其所欲迴睨師古夔焉獨立萬物之表不知相去尚隔幾塵師古不鄙辱謂予盍寘一言於卷末予弗讓而為之書者蓋以志子媿非敢以為能發明作者之意也凡古今為詩之源流不專繫于師古者昔人已備論之矣茲不復云

學圃詩序

翰林主人伯溫甫世居張掖而其別業在長安城東有告曰養正之堂堂之左有齋曰仁齋右有齋曰學齋學齋之外有圃直

其西北曰學圃雜植蔬果花木其中而引九龍池之水環屋東西分注于蓮池以溉其圃九龍即興慶池也又於其旁作懷古之臺濯纓之亭四方賓客來過必歎而休焉大篇短章更唱迭和因會稊成卷而俾予序之或曰昔樊遲請學為圃孔子既婉其辭以拒之復峻其辭以斥之伯溫甫何慕乎予曰不然樊遲所謂學圃志在圃也伯溫甫所謂學圃志在學也古者自國而鄉自鄉而家莫不有學出入起居目觸心接亦無一事一物而非學園圃者所以毓草木也觀天地生物之心周流而不窮則可以驗吾心之仁無一息之間斷因雨露之沾濡則思有以培本而達支因風霜之搖落則思有以斂華而就實至於蕪穢之不可不去則克治之功自有不容於鹵莽滅裂矣又以其榮耀消隕而推求夫盛衰之故則有以處屈伸進退之際而不惑矣

而况水花庭草皆先賢格言精義之所存又豈徒可以供宴娛而已乎伯溫甫即其齋以箴焉脩焉所以養其內性理之學也即其圃以息焉游焉所以養其外物理之學也是固有不可偏廢者矣傳所謂人情為田禮耕義種而學以耨之者蓋以農喻學此則以圃喻學也庸因或者之疑而釋之以為學圃詩序

群玉集序

蕭侯存道世為將家而被服儒術鉅公顯人四方知名之士咸喜與之交遺以詩凡三百餘首侯懼久或散軼乃裒粹成編號群玉集俾潛序之崧高之卒章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中伯丞民之卒章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吉甫為中伯仲山甫兩人作是詩而序詩者皆以為美宣王何歟蓋兩人雖賢有德非宣王莫能任使而褒賞焉觀

黃學士文集卷十八

十四

其職業之脩文物之備而周室之復興天下之平定可知也竊意兩人之可稱道者非獨吉甫能知而言之諸公大夫至於國人無不能知之能言之國史采其關於王政之大者播于樂章謂之大雅是故學者得因其文繹其義世守之以為經而史所不能盡錄者今皆無所於考矣侯以文武材受知

天子將使指樹軍功拊叛民殄狂寇事皆偉甚錫予之優悉出異數其赫然可見而上繫於朝廷者固當被之弦歌與崧高烝民之什同垂於無窮若夫英俊之並游粲然有文以相接亦足見方今材華之盛俗習之厚皆國家百年涵濡之澤培養所致安可以一話一言之細而略之哉宜兼存之以俟後之刪詩者庸弗辭而本諸古人序詩之旨志于篇端云

師友集序

師文集者張君伯雨所得名公贈言及倡酬之作也伯雨之生
於未季末以父漳州通守公雅不欲諸孫發於貴驕而縱
為真法重必於事延儒先以為師教之甚篤而伯雨特聰寤
聰明穎異不詳非歲即務記覽弄翰為辭章方是時前朝遺老
宿儒用士皆有存者數百年之文獻賴以不墜然皆善其所聞
人自茲中未嘗凌高厲空併為一談以事苟同伯雨觀其光儀
心服且緒論如企嵩岱而得其高臨河海而得其大且深厥照
之去固非一日年運而往諸老用繼淪謝伯雨乃以壯盛時去
為夢列師間出而觀國之光屬當文明之代一時鴻生碩望文
學發達之巨方相與鎔金鑄辭著為訓典播為頌歌以鋪張
平雅與之盛伯雨周旋其間之皆與之相接以繁然之文如
鳴而響應也逮伯雨勅蔣而歸入山益深入林益密並遊之
後名已落落而伯雨亦老矣後生晚出如秦筆女秀皆樂論
於一經伯雨之品題者無不揆所長以為益而伯雨皆莫之
踰也伯雨其積之富如此蓋夫伯雨其學其道生於
不徒其於家庭而脫落縈紉之日遂遠達也伯雨之
必欲盡大觀而無憾其高風雅致固可與見也然伯雨十年
氣運有升降人物有盛衰而文章之變化與之相為無窮
之家尚有考焉詩文摠若干篇其次第不係平齒爵位望而一
以歲月為後先方外一二士既編輯而校讎之復得為之序
而刻實伯雨所居靈石山之萱善庵濟之齋陋言不足以為意
序續序者寧不為之異其說乎

黃學士文集卷十八

十五

編川二妙集序

吾里中前輩以詩名家者推山南先生為巨擘傅君景文陳

景傳其流亞也先生曩游太學未及釋褐而學廢士散束書東
歸迹迹林壑間覽物興懷一寓於詩悲壯激烈有以發其邁往
不羣自視與石曼卿蘇子美不知何如近代江湖間咕咕然動
其喙者姑勿論也二君之年稍後於先生而皆有能詩聲景文
之詩精切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魚龍光怪隱見不常
莫可得而測也景傳之詩涵肆彬蔚如奇葩珍木洪纖高下雜
植於名園終日翫之而不厭也其以氣自豪則同宜乎能接先
生之雋軌而與之參翱翔非餘子可得而預也子年復後於二
君而於先生為中表子姪行自少歲侍先生杖屨而知愛先生
之詩願以材器劣弱局量褊小不敢窺其涯涘徒有望洋而歎
可以配先生者二君而已予嘗因先生自序夢藁癡藁聽雨留
藁者重加詮次為二十卷題曰山南先生集而先生之交朋皆
已凋謝後生晚出有嗜好酸醜之殊由是未克大行於世二君
與先生相繼死而其遺藁亦僅藏於家因訪而求之得景文所
作若干篇景傳所作若干篇合若干卷題曰繡川二妙集而序
其梗槩庶二君之遺風餘韻有托而不遂泯滅也先生韜光弗
耀十五寒暑部使者強致之俾主教事不得已為之起後卒歸
隱而終二君從俗浮沉嘯歌自適與先生俱能以名自累名
且不有詩之傳不傳蓋無足為其重輕也雖然物之顯晦固自
有時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善而歲之以待後世之揚子雲不
亦可乎先生姓劉氏諱應龜字元益景文諱野景傳諱堯道云

石門六觀詩序

東陽多佳山水涵碧有亭肇見於劉賓客之品題戴峴鮑巖水
樂環翠至於郭氏之石洞蔣氏之南園凡名公紀詠所及入於

圖志者不一而足石門在縣東南七十里山益高水益深尤為
奇境而埋沒於榛莽翳薈之間久未有啓其秘者李君公澤厭
城邑之囂煩始闢其地建別業而居焉既大治臺榭亭館據其
要會以極遊眺之美又旁攬其勝槩號曰六觀各為一詩鄉先
生與時之俊流咸共屬和而太常胡君為序於左方公澤復出
以示予求題辭於篇首唐史載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晟之子
十二人咸有仕祿愿憲想聽並至節度使而想為左僕射同平
章事聽為檢校司徒涼國公或曰愿即韓文公所序居盤谷者
韓公述其言大丈夫以遇不遇為出處可徵也信如或者之說
則愿嘗秉旄鉞專方面不可謂不遇豈非愿身為達官而心有
所不樂遂遠引而去乎公澤故宋嘉定進士吏部尚書寶謨閣
直學士之玄孫淳祐進士通判慶元軍府事之曾孫而其祖父

俱以世賞補官其兄仕於 皇朝者或以教官從宣政使辟舉
入幕而出臨絕域或遊上庠登乙科而累佐名郡公澤亦嘗被
命倅一州獨避不就而甘於肥遯由公澤兄弟視西平諸子名
位固不侔而公澤之志則與愿無以異也雖然自有宇宙便有
此山千載之上盤谷與石門等耳盤谷得愿而地始重愿得韓
公而名益顯石門之有公澤猶盤谷之有愿安知世無韓公之
鴻筆能鋪張其事以為之序乎非予所敢僭也矧予以衰退之
餘強顏復起而竊食於 輦轂之下奔走伺候越趨囁嚅其為
人視公澤何如尚安能形容其清標雅致之髣髴乎公澤曰子
不敢自附於前賢可謂善揣分寸以區區陋微而擬於古之大
人君子無乃非其倫乎姑實勿論而以一言相慰藉於風月寂
寥之鄉可也子應之曰敢不諾因次第其語書而歸之是為序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黃學士文集卷十八

十八



